



本刊记者/孟建军

2010年5月，记者参加了河北乐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5周年暨新厂落成的庆典活动。其中该公司新厂区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“古筝艺术工坊”令人印象深刻，并在行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。职业的敏感告诉我，这个艺术工坊的创意设计者沈正国先生是非常值得采访一番的。不久前，记者到沈正国的名为“大酥堂”的工作室采访了他。

沈正国的工作室十分讲究，就像一个小型乐器陈列馆。在这里，古筝、二胡、尺八、笛子、三弦、古琴等民族乐器一应俱全。墙壁上和琴桌上的古琴一尘不染，字画书香令工作室充满了儒雅的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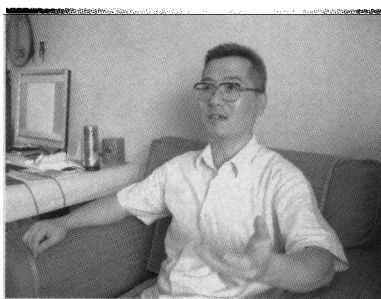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里就是传说中的‘大酥堂’乐器文化工作室？”我问沈正国。

他笑道：“正是”。

“你的工作室为什么叫‘大酥堂’？”

沈正国解释：这有几层意思。首先这个“酥”就是“和平”的“和”的古体字，而“大和”一词出自唐初礼乐大儒祖孝孙所制《十二和》中的：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一句。“大”指的是万象、高远；和指的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“大酥堂”应该就是鸿儒雅集之所吧。



沈正国告诉我，“大酥堂”经常是高朋满座，常有古琴同好在此雅集，也常有画家和搞学的、搞乐器表演的在此出入。真可谓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

我开玩笑道：很有想法嘛，诗书礼乐同乐，很有点“曲水流觞”的味道。

沈正国接着道：另外，这个繁写的“酥”也是指古代编管类乐器，也就是笙之类的吹管乐器，是不是很有象形意义。而笙在乐队里的作用也多为和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三十年前，我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就是从学做笙开始入行的。

“哦，入行三十年了，那应该是个资深的民族乐器专家了。”

“专家谈不上，最多就是痴迷这一行。”沈正国笑笑。于是，我们把话题转到河北乐海的古筝艺术工坊的设计方面。以下是我与沈正国的对话。

记：我走过一些民族乐器厂家，也参观过一些生产车间，好像还从

来没有看到过“古筝艺术工坊”这样的工作环境。怎么会想到为“乐海”公司进行这样艺术化的设计呢？

沈：“乐海”老总宋从甲先生想着力将“乐海”乐器打造出一个崭新的面貌，希望成为北方乃至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，所以在新厂的布局中要极力体现乐器文化的理念。这一点我非常赞同。

我们的民族乐器出现在文化的舞台上，给人的印象可以算是音色优美、形象光鲜的“文化产品”。但你也看过很多乐器制作场地了，孕育这些“文化产品”的环境就不那么“文化”了。工作环境是否有文化气息，这不仅仅是个环境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对这个环境中制作“文化产品”的人，会有一种“工匠”或者“文化人”的潜意识渗透。





因此，“乐海”委托我设计古筝制作场地时，在“艺术化设计”这一点上，我们达成了共识。

记：我有一个担心，乐器制作毕竟有许多工序，需要许多设施，还会产生许多灰尘和下脚料什么的。这些方面会对艺术环境有影响吗？

沈：这些当然都已经考虑到了，比如设备使用、烘烤工序的空间隔离，还有水幕帘的灰尘隔离、不同特性工序的合理布局等等，都在可操作性方面进行了设计和论证。再怎么艺术，还毕竟是工坊嘛。

记：这的确想得很周到，也很在行。那又是怎么想到江南园林的设计风格的呢？

沈：园林艺术和古筝艺术一样，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。虽然各有各的发展脉络，但两者经常是相依相生。比如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中有嵇康、阮咸等器乐大家，而器乐作品中许多“山水音乐”也可以比作有声的园林艺术。同时，像苏州这样的代表性的园林所在地，也是近现代传统民族乐器制作的发祥地之一。因此，让江南园林艺术落户于北方的“燕赵大

地”，让小桥流水的灵气滋润“铮铮然”的北方筝艺，应该是从形式到内容，有着南北文化交融的美好寓意。

（说着，沈正国拿来一本古筝艺术工坊的彩色效果图让记者翻看，只见小桥流水、矮墙幽深、青砖绿瓦、花竹斑驳。）

记：看这个效果好像是个大制作吧。

沈：当然，但大制作不等于高成本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在现有的厂房条件下，制造一种艺术的环境，而不是炫耀名贵的装潢材料。你看顶部这里，为了把原先的钢梁进行艺术化处理，使用了疏密适中的毛竹排列，既有疏朗通透的感觉，又和地面的景致相协调。

记：我觉得除了工作场区的绿化点缀赏心悦目，这些隔栏、工作凳、工作台也很有味道。

沈：之所以称为艺术工坊，我想不仅是在建筑设计的硬件上，在用具、设施等等软件上都应该有风格一致的细节设计。比如这工作区隔离栏是一种艺术竹篱笆的感觉；工作凳和工作台的设计应用了一些明式家具的典型元素，显得简洁而古朴。尤其是榆木风化处理的工作凳，更是凸现了木材质感的天然风韵。

记：真是匠心独具，看上去很有韵

味。

沈：这倒不仅仅是为了“看上去很美”，而是希望制作师们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够渐渐形成这样的意识：古筝制作是古筝艺术的一部分，在这里工作，不仅仅是创造生活，更是雕琢艺术。

记：我觉着在这种环境工作简直是一种享受啊。

沈：其实我更看重的是艺术工坊的另一部分软件，你看这片墙上，准备陈列一排具有典型意义的古筝，比如不同时期古筝形制的演变，还有蒙古筝、潮州筝等不同地区、不同风格流派的筝。另外还准备在这里点缀一些关于古筝的诗句。

记：这样人文环境太有诗情画意了。

沈：如果让制作师们通过对传统筝艺的熏陶，能够对诗歌、音乐等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，尤其是美学理念有一份很好的积淀，那一定有利于渐渐形成更有文化品位的制作理念。

记：对，有了这样的制作理念，文化产品才会这样的艺术环境中



诞生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的艺术工坊，在民族乐器行业也不多吧。

沈：应该是吧。其实从行业的角度来说，这对提升民族乐器行业的文化品位也是非常有益的。

记：说到民族乐器行业，我还真想听听你这个资深“乐器人”的看法。

沈：我也谈不上资深，只是时间长一点而已。要说对乐器行业，那肯定是说来话长。总的感觉是发展迅速而底蕴不足。

记：能简单的举例说明吗？

沈：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一番话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她说：乐器王国中无可挑剔的作品有三样——意大利的提琴、日本的古筝、施坦威的钢琴。那种乐器的点、线、面精致到极致的美感，那种天然的质感透出的情感，还有那种纯正的声学品质，都让人得到无尽的享受。这就是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所达到的境界。而在这里，新中国的六十年来，虽然也获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成就，比如钢弦替换丝弦、十二平均律品位乐器的完善等等，但要想达到那样的艺术高度，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基础性研究的问题，比如乐器美学、材料应用、物理声学、标准化完善、流派风格等等。

记：这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，看来应该再做一个专访。

沈：我们工作室有一个“中国传统乐器网上博物馆”的网站，简称“中乐图鉴”，最近发表了一篇

文章叫《谁来关注民族乐器的基础研究》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

记：那我一定看看。不过说到网上，最近看到介绍乐海古筝艺术工坊的文章，提到了你

原来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技术副厂长。

沈：是的。我是2008年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离开的。

记：现在身体情况应该不错吧。又是搞民族乐器的网站，又是搞古筝雅集，又是“古筝艺术工坊”，前一阵好像还参与了一个“京胡遗珍展”是吧？

沈：是的。当时就想“颐养天年”了，但在厂里、在行业里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，留下了难以割舍的“民乐情结”。我觉得以我对这一行的积累、认识和衷爱，应该可以再为行业做点事。

记：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。像“乐海”的“古筝艺术工坊”项目，虽说也是为民族乐器行业增光，但毕竟涉及到同行企业之间的事情，比如说你自己也在监制古筝，怎么还会去做这种培育竞争对手的事呢？再说你就不担心上海民乐一厂有想法吗？

沈：上海厂有想法？不会吧。上海厂是全国民族乐器行业的龙头企业，在王国振厂长的带领下，无论是乐器馆藏、史料编撰、文化公



益、音乐组合等乐器文化的品牌打造，还是经济效益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他们也是为行业的文化品位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的。长期以来王厂长一直向员工们强调，民族乐器是文化产品，希望员工们有一种为文化事业做贡献的意识。王厂长“文化营销”的战略，以及“全球的眼光，世界的坐标”等理念，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虽然我也监制古筝，但站在行业的角度，能够使乐海的“古筝艺术工坊”体现出行业的艺术水准，对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品位的打造，都是不无益处的。相信我和上海厂的想法是一致的：假如民族乐器行业多一些上海厂这样高水准的企业，多一些“艺术工坊”这样的尝试，相信中国乐器制造业就会向“全球的眼光，世界的坐标”这样的理想大步迈进，在世界乐坛上创造新的辉煌。

记：我真让你说的有点热血沸腾了。相信到那时，也就真正走入了“在艺术的环境中孕育文化产品”的境界。

沈：是的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憧憬，也一起努力吧。■